



近现代佛教 空有之争研究

The Discourse of Kong - You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Buddhism

丁建华 著



近现代佛教 空有之争研究

The Discourse of Kong - You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Buddhism

丁建华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现代佛教空有之争研究 / 丁建华著.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10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 - 7 - 5201 - 5493 - 2

I. ①近… II. ①丁… III. ①佛学 - 研究 - 中国 - 近
现代 IV. ①B9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92189 号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近现代佛教空有之争研究

著 者 / 丁建华

出 版 人 / 谢寿光

组稿编辑 / 卫 羚 宋月华

责任编辑 / 刘 丹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010)59367215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339 千字

版 次 / 2019年10月第1版 2019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5493 - 2

定 价 / 14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序

洪修平

中国佛教经过近两千年的发展，到了近现代，出现了许多与以往不同的新特点。一方面，中国化的佛教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了社会生活和文化的各个领域，特别是与民间信仰和习俗融合在一起，而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形态，却十分衰落；另一方面，许多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在民族危亡之秋力图到佛教中去寻求救国救民之道和变革社会的精神动力，从而促进了佛教文化的一度复兴，而由于西学的东渐，许多思想家的佛学思想又明显地打上了西学的烙印。一些教门中的有识之士有鉴于教门的衰落而发起的佛教改革运动，更是形成了这个时期佛教文化的基本特点。

近现代佛教的发展，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密切相联，它既是古代佛教的延续，又带有显著的新时代的特征。近现代，中国社会逐渐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传统文化也开始向现代转化，而西学东渐对包括佛教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方方面面，冲击都是非常巨大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复兴的佛教，也就意味着佛教以一种新的姿态与现实社会和社会文化相联系。佛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在与外来文化的互动中彰显自身的主体价值并寻求新的突破与发展。“空有之争”就是在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凸现出来，并被许多研究者所关注。

“空有之争”指空宗与有宗的争论，既特指中观派与唯识派的论争，从佛教思想的发展来看，又不仅限于此，而是贯穿于佛教思想发展的整个过程，包括经部与有部、上座部与大众部、中观派与如来藏系等。在中国佛教史上，还特别地表现为般若之“空”与佛性之“有”之间的理论交涉，以及被近现代称为如来藏系的中国佛教宗派之学，与中观学、唯识学之间的思想互动。作为佛教哲学的根本问题，空有之争，主要是为了呈现佛教缘起论的根本义，也是为了揭示佛教哲学的终极关怀，或世界的终极意义与本质，从而为佛教的解脱信仰提供理论基础。这也是

佛教哲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的根本所在。近现代以来，随着唯识学研究的盛行、三论宗与唯识宗典籍从日本传回、藏传中观学传入汉地，“空有之争”被佛学研究者所关注，成为近现代佛学研究的主题之一。通过对“空有之争”的研究，研究者不仅表现出偏“空”与偏“有”的不同立场，而且基于空、有而互相论争。“空有之争”在近现代的佛学研究中备受关注，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与文化内涵。从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两个不同维度看，通过空有之争，在文化对抗、文化交融的过程中，中国佛教既挺立自身，又实现了中西沟通，并与现代学术相对接。

由此可以看到对近代佛教空有之争进行专题研究的理论意义与实际价值，它既可以从一个侧面梳理出近现代佛教发展的一条内在理路，也可以窥见到中国佛教向现代转型的艰难探索与创新开拓，更可以帮助理解中国佛教的丰厚底蕴、独特的理论贡献及其未来发展的前景。

丁建华君 2011 年来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对佛学有特别的兴趣，在自己读书思考及与我交流的过程中，逐渐选定以近现代佛教空有之争为研究课题，2014 年顺利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近现代佛教空有之争——中观与唯识义理之辨》及论文答辩。毕业后，入职浙江工商大学哲学系，在繁忙的教学之余，他又对博士论文进行了深度修改与完善，并以此为基础，于 2017 年以“近代佛教空有之争研究”成功申报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获准立项。经过两年的努力，2019 年项目结项，成果即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从博士论文完成至出版专著，通过近五年的修改与完善，相比较博士论文，本书作为结项成果已做了大幅度的改动，字数从原有的 15 万字增加到 25 万多字，研究也更为深入，研究范围有新的拓展，不仅从中观与唯识的空有之争扩展为中观、唯识、如来藏三系的空有之争，而且浓墨重彩地讨论了《起信论》与《新唯识论》这两个近代佛教史上著名的论战。

从本书的内容来看，首先是从中国近现代特殊的时代背景以及近现代佛教空有之争的理论渊源这两个方面来展开论述，以为后续的研究奠定基础。接下来，参照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历史上的“空有之争”模式，考察了近现代佛学研究者围绕“空有之争”所作的思考和探究。作者根据论争者的主要思路，将近现代空有之争归纳为汉传、藏传和独创三种向度，首次从这三种向度来考察近现代研究者围绕“空有之争”展

开的讨论，并从中发现，这些讨论既有过去历史的影子，又开拓着后来的道路。

汉传向度，意味着对汉传佛教传统的继承，在空有之争问题上坚持如来藏系的立场，融摄中观学与唯识学，并认为两者都是不究竟的，推崇融摄了般若“空”与佛性“有”的“妙有”。藏传向度，以中观宗应成派的理论为正见，在空有之争问题上以“自空”与“他空”来简别，将唯识宗与如来藏系都视为不了义。独创向度，独立于前两种传统之外，在空有之争问题上提出开创性的观点，相比较前两种向度，独创向度引发更大的争议。

通过对近现代空有之争的考察，本书进一步揭示了空有之争这一议题在近现代佛学研究乃至整个佛教发展中的意义，即发展道路的选择。作者认为“围绕‘空有之争’这一议题进行探究与论争，近现代研究者实际上是在摸索佛教如何应对现代科学、民主、学术的冲击。面对佛教如何继续发展这一问题，主要分化为两种路径，可以被概括为‘真佛教’与‘整全佛教’，前者偏重于回归源头（重视究竟），后者更强调重视当下现实（重视方便）”。道路选择的差异，尤其在围绕“空有之争”展开的佛学论争中表现的格外清晰，本书不仅讨论了诸如法尊与欧阳竟无围绕《辩法法性论》的论争、印顺与默如围绕三系判教的论争等，而且特别用两个章节从空有之争的维度考察了关于《起信论》与《新唯识论》的大论战，深入揭示其论战背后的空有维度。

《起信论》论战本身具有极其复杂的脉络，本书通过“空有之争”这一维度，揭示在论战中，不仅是维护传统与改良维新的力量角逐，而且存在着宗教态度与学术立场的张力，更是佛教一直以来就存在的“空”与“有”的较量。相比较《起信论》在佛教内部引起争议，近代佛学研究界对《新唯识论》则比较一致地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几乎无人对《新唯识论》采取肯定的态度，但这是否意味着佛学研究者批判的内容、维度和立场是一致的呢？本书通过研究，揭示出了每位批判者立足于不同的立场，基于不同的维度，针对《新唯识论》不同内容进行的批判，这不仅深化了基于佛学研究角度对《新唯识论》的考察，而且从他们对《新唯识论》的批判中反观每位批判者自身的思想维度，并进一步揭示《新唯识论》大论战在近现代佛学研究乃至近现代佛教思想史中

的重要意义。我在拙著《中国佛教文化历程》对《新唯识论》有一个基本判断，“在思想上，熊十力可谓近代哲学家中以儒解佛、融会儒佛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他提出的著名的‘新唯识论’，就是以儒为宗，会通佛学，借鉴西学，发挥了《周易》、宋明陆王心学和佛教法相唯识学的思想。他以传统的儒家思想对佛教唯识学的改造发挥，虽不完全符合印度佛教的本意，却推动了近代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本书在《新唯识论》的考察中，与我的看法基本保持一致，但通过空有之争这一维度，进一步深化了“不完全符合印度佛教的本意”这一判断的深层原因与哲学意蕴。

本书在讨论过程中，涉及的人物包括杨仁山、欧阳竟无、太虚、印顺、吕澂、王恩洋、法尊、巨赞、熊十力、梁启超等，几乎涵盖了近现代这一阶段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但也并非是泛泛而谈，而是围绕空有之争这一维度，考察这些在近现代佛教转型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人物的思想。以空有之争的维度考察近现代佛学研究者之思想，既通过他们的研究来揭示空有之争这一传统议题的哲学内涵与思考路径，又通过空有之争这一维度来深化对研究者本身的思想深度的探究，就此而言，这一课题既是在讨论佛教哲学的核心议题，又是在探究近现代佛教思想史。

近年来，学界越来越关注近现代佛教这一领域，不仅因为近现代佛教是佛教现代化的关键阶段，而且因为包括欧阳竟无、印顺、吕澂等开辟了佛学研究的道路，实现了从解经注释为传统的“佛教义学”，向历史、哲学等多学科、多角度的现代学术研究的转变，是我们当代佛学研究的先驱。

我在《儒佛道三教关系与隋唐佛教宗派》一文中曾提出过一个问题，隋唐佛教宗派是印度佛教中国化的成果，它与印度佛教的关系如何？其主流思想如来藏佛性论，是否背离了佛教的真精神？可以说，这一问题同样是摆在近现代佛学研究者面前的难题。我认为，契理与契机是佛教中国化的基本原则，立足于这一基本原则之上，中国佛教的如来藏佛性理论，渊源于印度佛教，而与众生的慧解脱这一佛陀创教的根本精神相一致，但它又在适合中国文化和民众需求的过程中随机有了新的发展，体现了佛教契理契机的有机统一。丁建华博士基于空有之争对近现

代佛教思想的考察，可以视为是选择了空有之争这一维度对我所提到的这一关键问题做出解答的一种尝试。这种探索非常可贵，对今天如何更好地传承发展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也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佛教研究呈现出兴盛发达之势，研究人员众多，研究成果丰硕，研究领域也不断扩大，但相比较佛教历史、佛教文献、佛教人物，乃至佛教文学艺术的研究而言，佛教义理的研究相对较少。非常难得的是，丁建华博士对佛教义理一直情有独钟，从钻研佛典开始，认真思考，用心体悟，并持之以恒，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并于去年顺利晋升为副教授。我们期待着丁建华博士在这个领域有更多的新成果问世！

洪修平

2019年7月9日于南京大学港龙园

前 言

“空有之争”一般特指中观宗与唯识宗的论争，从佛教思想的发展来看，又不仅限于两宗，而是贯穿于佛教思想发展的整个过程，包括印度佛教时期有部与经部、中观宗与有部之间的宗派论争，也包括中国佛教时期基于如来藏思想对中观学、唯识学的和会与融摄。作为佛教哲学的理论基石，虽然缘起论本身就保有对一般本体论的批判，但是其作为佛教关于形上层面对“实在”的基本理解，其重要性无疑又是立足于本体论意义上的。佛教各宗以缘起论为核心展开的思想体系，在比较、论争过程中呈现出空、有的不同倾向，这种基于“实在”层面呈现的空有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批判与回应，才是使得“空有之争”成为佛教哲学基本问题之一的真正的大舞台。

印度佛教时期，空有之争表现在佛教内部各宗之间的互相论争，不同宗派基于各自的缘起论诠释体系而表现出空有差异，并基于这种差异而互相批判。罗因认为，印度佛教的空有之争有两次：“在印度佛教的历史发展中，曾经发生过两次‘空有之争’，第一次是公元二、三世纪之间，小乘部派佛教的说一切有部和大乘佛教的中观学派的义理之争；第二次是发生在公元五、六世纪间，同为大乘佛教的中观学派与唯识学派的‘空有之争’。”^①除了唯识宗与中观宗的论争，他特地将中观宗与有部的论争纳入空有之争当中。事实上，中观学确实是在对说一切有部的批判中建构起来的，“在实践上，他们（有部）感到应该建立的，就说成实在的，应该肯定的。在这种基础上建立的理论，发展到最后，一方面，变成了经院哲学，只对佛说作种种证明，证明其实在；另一方面，又把这些法的实在性仅仅看成是概念的东西，真实的实在倒无足轻重，概念的实在才是唯一的实在。……促成了它的反对者中观宗的建立。中

^① 罗因：《空、有与有、无——玄学与般若学交会问题研究》，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2003，第9~10页。

观宗就是反对婆沙这种对概念实在的极端论而形成的”^①。

除上述两次“空有之争”，有部与经部的论争也应当被纳入“空有之争”中来。根据《顺正理论》的说法，“于过未实有无中，自古诸师怀朋党执，互相弹斥，竞兴论道，俱申教理，成立己宗，处处传闻，如斯诤论。实有论者广引理教，种种方便，破无立有。实无论者，广引理教，种种方便，破有立无。”^② 这里用“实有论”与“实无论”来描述关于“过未有无”问题的两种回答。有部主张“三世实有”，即法体恒有，依作用而分为三世，所以《俱舍论》“说三世实有，许说一切有”^③。在部派佛教中，与有部“有”的主张相对立的就是经部，主张“二世无”，世亲在《俱舍论》中也阐述了经部对有部的破斥，其中最基本的破斥是：既然法体恒有，依法体的作用也应当是恒有的，而没有产生作用与不产生作用的差别，从根本上质疑了有部关于三世的理解。有部与经部围绕“法体是否恒有”这一问题，产生“三世实有”与“二世无”的差别，正是空有之争在部派佛教中的集中体现。

佛教传入中国后，大乘佛教占据主流，被贬低为小乘佛教的部派，其思想未能在中国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就基本不存在以部派佛教为主角的空有之争，“中国一开始便主张以大乘佛教为中心，实际上只信仰大乘，宣扬大乘经典才是真正的佛说，而小乘属于低下之物，社会上普遍存在这种论调。因此，中国佛教几乎没有大乘和小乘之争”^④。义净明确说印度大乘佛教只有中观派与唯识派，他说：“所云大乘，无过二种：一则中观、二乃瑜伽。”^⑤ 但是，反观中国佛教的历史，主流从来都不是中观派与唯识派，而是如来藏系。在中国佛教发展历史中，发扬唯识学的慈恩宗与弘扬中观学的三论宗都影响有限，尊奉如来藏系经典并发挥如来藏思想的天台、华严、禅宗、净土等影响广泛。由此，中观宗与唯识宗的空有之争只存在于文本当中被广泛传说与讨论，没有形成如印度佛教历史中宗派论争式的空有之争。事实上，影响着中国佛教发展

① 吕澂：《吕澂佛学论著选集》卷四，齐鲁书社，1991，第1996页。

② 《阿毗达磨顺正理论》卷五十，《大正藏》第29册，第621页。

③ 《阿毗达磨俱舍论》卷二十，《大正藏》第29册，第104页。

④ 水野弘元：《佛典成立史》，刘欣如译，台北：东大出版公司，2009，第18页。

⑤ 义净撰《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大正藏》第54册，第205页下。

的空有之争的主角是如来藏思想，但它并未与中观、唯识作论争，而是将空有融摄在统一的脉络当中。

一般认为，中国佛教在隋唐达到鼎盛，隋唐而后，宋代以降，基本上是禅宗的天下，梁启超称唐以后无佛学，原因亦在于此，“禅宗盛行，诸派俱绝。踞座棒喝之人，吾辈实无标准以测其深浅”^①。梁启超在这里所揭示的正是佛教的一个历史事实，就是唐以后，义学研究的没落。

在禅宗占据绝对地位的中国佛教传统中，近代出现了一股不一样的风潮，唯识学研究开始兴盛，在原本禅宗天下的中国佛教传统下，显得如此鲜明。唯识学的研究在当时的佛教思想研究中蔚为显学，出现了一大批研究唯识学或者基于唯识学理论来讨论问题的研究者，诸如欧阳竟无、太虚、王恩洋，等。唯识学研究的兴盛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现代化思潮、政治革命以及西方新思想的传入，科学与民主使得佛学研究者以及部分僧人开始思考佛教的发展方向，如何才能适应时代的改变，维持并进一步发展佛教。在思想领域方面，唯识学被认为可以与体系化、概念化等模糊印象下的现代科学相契合，以适应时代的需要。

相比较唯识学被广泛关注，中观学却没有形成相当的影响，这在张曼涛主编的《现代佛教学术丛刊》对近代中观学著述的收录中就有所体现，在《中观思想论集》“编辑旨趣”中这样说道，“就本社而言，原拟将中观论述尽量搜集，俾其能与唯识专集之数量相等，但搜遍各个有关藏书地点或有关佛学专刊所在，都无法获得相等于唯识专集三分之一的数量，此可见我国近数十年来对中观之研究，是如何贫乏”。^②然而，不能否认的是，继三论宗之后，中观学研究在近代再次吸引了学者的关注。^③

中观学研究在近代开始兴起，得力于两个重要的契机。一方面，三论宗典籍经过杨文会的努力从日本传回，为近代中观学的复兴提供了文献支持；另一方面，藏传中观学从西藏传入，中观学理论尤其是月称的思想直接影响了当时的学界与教界。从日本传回的只是汉传中观学——三论之学的典籍，而不是三论之学本身，三论宗的没落代表着三论宗传

① 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第3页。

② 张曼涛主编《中观思想论集》，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第2页。

③ 参看丁建华《略论汉传中观学的三期发展》，《理论月刊》2013年第12期。

承的断层，镰田茂雄考证了三论宗的谱系，最后发现“三论学者大都没于七世纪前半。七世纪后半，由于玄奘的法相宗风靡一世，以致三论宗从此走向衰微而消逝”^①。也应当承认，直到八世纪，仍有优秀的三论学者出现，《宋高僧传》卷五记载五台山清凉寺澄观“诣金陵玄璧法师传关河三论，三论之盛于江表观之力也”^②。然而零星半点的僧人毕竟难以维系思想的传承，隋唐而后，不见踪迹，偶有一星半点，难以堪当传承思想之大任，基本可以认为近现代不可能有三论教义的传承存在。藏传中观学的传入恰是对这种中观学断层状态的一种补足与刺激，之所以说补足，是因为能使当时的学人了解龙树以外的中观学思想，因为传入的藏传中观学基本上独宗中观应成派月称，对汉传典籍中存在的代表人物清辨也是采取批判的态度；之所以说刺激，则是因为使得秉持传统佛教思想的学者开始有新的思路，来反思三论宗理论乃至整个中国佛教传统。

近现代，随着唯识学研究的盛行，以及中观学研究日益受到关注，中观宗与唯识宗之间的“空有之争”被广泛关注，占据中国佛教主流的如来藏思想对中观、唯识的融摄已经不能满足当时学者的追问。所以，“空有之争”在近现代通过中观学、唯识学、如来藏三系之间的理论交涉，以及由此产生的学术论争，成为近现代佛学研究的主题之一。

① 镰田茂雄：《中国佛教通史》第六卷，小林静乃译，高雄：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2，第608页。

② 赞宁撰《宋高僧传》卷五，《大正藏》第50册，第737页。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近现代佛教空有之争的时代背景	5
第一节 中国佛教的复兴	5
第二节 唯识学研究的兴起	9
第三节 中观学研究的兴起	12
第二章 近现代佛教空有之争的理论渊源	23
第一节 印度佛教空有之争	23
第二节 中国佛教空有之争	35
第三章 近现代佛教空有之争思路之一：汉传向度	61
第一节 杨文会：空有无争 扬教抑禅	61
第二节 周叔迦：差异观点 坚定立场	66
第三节 法舫：批判空有 回到实践	75
第四节 月霞：继承传统 以有融空	82
第五节 巨赞：从无到有 思想转变	89
第四章 近现代佛教空有之争思路之二：藏传向度	104
第一节 法尊：藏传向度之引入	104
第二节 印顺：藏传向度之影响	137
第五章 近现代佛教空有之争思路之三：独创向度	169
第一节 欧阳竟无：法相学下的空有无争	169
第二节 太虚：八宗平等之上的空有无争	195

第六章 《起信论》之空有对辩：唯识学与如来藏系	222
第一节 《起信论》质疑	222
第二节 《起信论》论战	236
第三节 印顺：《起信论》论战之阶段性总结	249
第四节 吕激：《起信论》证伪新思路	264
第七章 《新唯识论》：空有之争的近现代新展开	274
第一节 独创向度：体用不二 判摄空有	275
第二节 汉传向度：空有无争《新论》妄议	280
第三节 藏传向度：为中观辩 正空斥有	285
第四节 独创向度之间：异中趋同 佛法调适	290
第八章 总结：围绕“空有之争”的空有之争	298
第一节 三种向度的特质	298
第二节 哲学意涵：究竟与方便	307
第三节 “后印顺时代”：空有之争的延续	311
参考文献	320
后 记	329

前 言

“空有之争”一般特指中观宗与唯识宗的论争，从佛教思想的发展来看，又不仅限于两宗，而是贯穿于佛教思想发展的整个过程，包括印度佛教时期有部与经部、中观宗与有部之间的宗派论争，也包括中国佛教时期基于如来藏思想对中观学、唯识学的和会与融摄。作为佛教哲学的理论基石，虽然缘起论本身就保有对一般本体论的批判，但是其作为佛教关于形上层“实在”的基本理解，其重要性无疑又是立足于本体论意义上的。佛教各宗以缘起论为核心展开的思想体系，在比较、论争过程中呈现出空、有的不同倾向，这种基于“实在”层面呈现的空有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批判与回应，才是使得“空有之争”成为佛教哲学基本问题之一的真正的大舞台。

印度佛教时期，空有之争表现在佛教内部各宗之间的互相论争，不同宗派基于各自的缘起论诠释体系而表现出空有差异，并基于这种差异而互相批判。罗因认为，印度佛教的空有之争有两次：“在印度佛教的历史发展中，曾经发生过两次‘空有之争’，第一次是公元二、三世纪之间，小乘部派佛教的说一切有部和大乘佛教的中观学派的义理之争；第二次是发生在公元五、六世纪间，同为大乘佛教的中观学派与唯识学派的‘空有之争’。”^①除了唯识宗与中观宗的论争，他特地将中观宗与有部的论争纳入空有之争当中。事实上，中观学确实是在对说一切有部的批判中建构起来的，“在实践上，他们（有部）感到应该建立的，就说成实在的，应该肯定的。在这种基础上建立的理论，发展到最后，一方面，变成了经院哲学，只对佛说作种种证明，证明其实在；另一方面，又把这些法的实在性仅仅看成是概念的东西，真实的实在倒无足轻重，概念的实在才是唯一的实在。……促成了它的反对者中观宗的建立。中

^① 罗因：《空、有与有、无——玄学与般若学交会问题研究》，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2003，第9~10页。

观宗就是反对婆沙这种对概念实在的极端论而形成的”^①。

除上述两次“空有之争”，有部与经部的论争也应当被纳入“空有之争”中来。根据《顺正理论》的说法，“于过未实有无中，自古诸师怀朋党执，互相弹斥，竞兴论道，俱申教理，成立己宗，处处传闻，如斯净论。实有论者广引理教，种种方便，破无立有。实无论者，广引理教，种种方便，破有立无。”^② 这里用“实有论”与“实无论”来描述关于“过未有无”问题的两种回答。有部主张“三世实有”，即法体恒有，依作用而分为三世，所以《俱舍论》“说三世实有，许说一切有”^③。在部派佛教中，与有部“有”的主张相对立的就是经部，主张“二世无”，世亲在《俱舍论》中也阐述了经部对有部的破斥，其中最基本的破斥是：既然法体恒有，依据法体的作用也应当是恒有的，而没有产生作用与不产生作用的差别，从根本上质疑了有部关于三世的理解。有部与经部围绕“法体是否恒有”这一问题，产生“三世实有”与“二世无”的差别，正是空有之争在部派佛教中的集中体现。

佛教传入中国后，大乘佛教占据主流，被贬低为小乘佛教的部派，其思想未能在中国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就基本不存在以部派佛教为主角的空有之争，“中国一开始便主张以大乘佛教为中心，实际上只信仰大乘，宣扬大乘经典才是真正的佛说，而小乘属于低下之物，社会上普遍存在这种论调。因此，中国佛教几乎没有大乘和小乘之争”^④。义净明确说印度大乘佛教只有中观派与唯识派，他说：“所云大乘，无过二种：一则中观、二乃瑜伽。”^⑤ 但是，反观中国佛教的历史，主流从来都不是中观派与唯识派，而是如来藏系。在中国佛教发展历史中，发扬唯识学的慈恩宗与弘扬中观学的三论宗都影响有限，尊奉如来藏系经典并发挥如来藏思想的天台、华严、禅宗、净土等影响广泛。由此，中观宗与唯识宗的空有之争只存在于文本当中被广泛传说与讨论，没有形成如印度佛教历史中宗派论争式的空有之争。事实上，影响着中国佛教发展

① 吕澂：《吕澂佛学论著选集》卷四，齐鲁书社，1991，第1996页。

② 《阿毗达磨顺正理论》卷五十，《大正藏》第29册，第621页。

③ 《阿毗达磨俱舍论》卷二十，《大正藏》第29册，第104页。

④ 水野弘元：《佛典成立史》，刘欣如译，台北：东大出版公司，2009，第18页。

⑤ 义净撰《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大正藏》第54册，第205页下。